

第九回 昏後可尋盟安排要路 暗中偏錯認湊合機緣

詞曰：

邀友花朝出，玩遊夜未休，待月更遲留。嬌才無影駐樓頭。極目難相見，空自費尋謀。何不早身抽，情書怎的暗中投。撒桃尋李意方酬。錯認針兒，引線把功收。

右調《小重山》

卻說諸生看花，訂在雲谷寺中相會。那日，黃生與司墨跟隨周公子同到雲谷寺來，遂到講堂坐定。

少頃，同步庭前。大家看去，果然地面寬闊。祇見千紅萬紫，馥郁繽紛。看罷，心中歡暢起來，周公子乃吩咐設席。須臾，即排出來。李公子見了說道：“飲酒必對花，方是花朝模樣。此席可移在牡丹樹下，一面飲酒，一面看花，一面賦詩言志，庶幾不負美景良辰。”諸公子齊聲道好，皆推李兄所言極是，遂移席花間，其相敘坐畢，乃傳杯暢飲。

李公子又道：“酒已半酣，吟興勃發，或是聯吟，或是分韻，諸兄大家公議。”座中張公子道：“眾位才思遲速不同，聯句心拘次序，工於推敲，難於急就，喜於思索，失於安閑，拈鬪分賦，方能各抒所長。”李公子道：“張兄所見又是不差，請席東命題。”周公子忙道：“安有是理，公議已定。”張公子道：“不必另尋題目，即以花朝在雲谷寺，雅集諸同人看花分韻。或貼牡丹，或不貼牡丹，即席各成截句一首。”眾人俱撫掌道好，遂各遵命。

李公子又道：“周兄有位貴價能詩，今日曾偕來否？”周公子道：“今日同來，想在後面。今日不知何故，被弟促來，臨行還是推託。早晨到此，見他悶悶不樂，即入內邊去了。”李公子道：“人生一體，境遇不同，才人處困，自然觸景傷情，豈能若我輩賞心樂事乎！”遂親至後邊拉出生來，命立席前，以卮酒勸生：“蘆中人豈終作貧士耶！子必不以青衣老也。今日放開懷抱，且領略穠華，一舒心上憂愁。”生謝道：“謹依尊命。”將酒飲乾，洗杯送上，退立席旁，看那大家拈韻。

李公子先拈得“華”字，眾人挨次拈去。周公子拈得“饒”字。李公子招呼生道：“汝亦來拈。”乃“觀”字韻。拈定各自構思。或往花下閑行，或移一席靜坐，或把盞沉吟，或瞑目伏几，俱各去沉思構結。生拈了韻，潛到僧房，取筆硯直書，一揮而就。周公子作完，書畢，乃向李公子取詩。李公子未脫稿，見生執稿在旁，因道：“汝才敏捷，我輸三十里矣。何不取來與眾位一觀？”生道：“遵命塞責，請各位相公垂示典型。”李公子道：“我不妨先來獻醜。”遂將詩句送與列位齊觀。祇見上面寫云：

花朝在雲谷寺，雅集諸同人看花，聚飲牡丹花下，拈得“華”字。

千紅萬紫鬥繁華，佔斷春光景色奢。

記後曲江開宴日，題名齊唱楚王家。

眾人看了贊道：“大雅不群，英雄本色，當為擱筆。”周公子已脫稿多時，亦取出來觀，因道：“諸兄幸勿見哂，實愧大方。”李公子接來，乃高聲朗吟道：

良辰恰好值花朝，入眼春光已富饒。

雲谷較他金谷勝，春遊聯騎喜相邀。

吟畢，笑說：“不有賢主，那有佳賓！周公無乃過謙。”餘外諸友陸續亦皆作完，送與大家閱看。也有稱賞李公子闊大高華，不流小巧，是為傑作；也有稱道周公子的氣度安和，音韻閑雅，可逐前人。諸作平平無奇。大家看畢，同道：“其餘亦皆作者當行，或工刻畫，或巧尋求，各極其勝，不復多錄。”而黃生站在席旁，侍立良久。李公子見生便問道：“汝的佳章何不取來同看？”生遂向袖中取來，放在几上。祇見上面寫云：

松柏堅貞耐歲寒，與他富貴可同觀。

洛陽貶處知何限，不及禪僧象外繁。

眾人看畢吟介，李公子又云：“周公詩才獨絕，不足為奇。令貴價亦如此高致，斯稱難得，真是強將伍下無弱兵也。項珠又為所探，小弟甘拜下風。”生見褒獎太過，恐生事端，回身避去。

須臾，李公子向張公子道：“青蓮有云，如詩不成，罰以金谷酒數。今乃眾作皆完，行酒不宜太急。”諸位公子以生奴僕，李公子不宜太獎，各欲散去，周公子為陪罪，始為和揖。李公子已先知眾位不愉，遂欲自家回去，又以路遠不便，乃勉強留住。

此時周公子身在僧院，心掛家中，因吩咐生道：“汝且先回，今晚我們大約不能回去。汝到家中，不必對家老爺大人說明就裏，好生看守書樓，謹防盜賊，恐失事。”生巴不得脫身，一聞公子此言，不勝歡喜，抽身直走回家，稟過家爺，急走上樓。祇聽隔牆似有婦人聲息，便從上面看去，但見閣下有三人共語一處。正在尋思窺探，又聞樓下招呼叫道：“司翰何在？家爺命寫回書。”生不得已，乃赴召而下。

且說雲娥同綠筠、愛月三人閑話半晌，愛月便道：“今日佳會，不可無詩。纔以二夫人，不敢稟明小姐，東鄰有女，西鄰詎無宋玉乎？即此命題，各賦一章，以紀勝事，意下何如？”綠應道：“妙，妙！為汝小姐無意看花，我亦何心吟詠，不敢強作韻人。愛月要看新詩，可同到小姐房中，何等不便。”雲娥聽了，道：“此處石上，盡可攤箋，汝且同我到房中取筆硯來。”愛月與雲娥向綠筠小姐吩咐道：“小姐少待，往內一取紙墨便來。”二人遂同涌碧軒而去。

且說黃生赴召。回到樓上一看，祇見一佳人坐在空庭。生猶道是雲娥，若非雲娥，定是愛月。乃低聲叫道：“愛月姐可在此？”見那佳人坐定，全然不睬。生亦不管好歹，把前日小姐所寄之書，並羅帕、扇墜取來擲去。恰好擲在綠筠小姐身旁。正欲再聽消息，又被中堂呼去。那綠筠小姐等候雲娥小姐，端在石上。忽見一物從空中擲將下來，拾起正欲展開，月下照去，祇見封皮上面寫著雲娥名字。又有一封，上寫“雲卿小姐開拆”，遂密存袖中。正值雲娥持文具來到。綠筠小姐道：“去久未來，害人孤伶。此處涼風拂拂，不如回去房內命題，明早起來就正何如？”雲娥本來無意做詩，但以黃生未回，久留無益，遂命愛月將文具收回，向涌碧軒去了。綠筠道：“今日詩題，即以花朝即事，請限十六韻，各做七言古風一首。”正欲吟詩，一小婢提燈來促綠筠回去。雲娥聞言，對綠筠道：“明早佳作，祈即賜教，不可又吝。”綠筠答道：“但恐姐今夜無心索句。欲談佳話，何必明朝？意中別有所屬，切勿誤小奴言。”雲娥

見綠筠如此說，錯愕起來，祇將閑話支吾。良久，遂別去不題。

雲娥見他已去，對愛月道：“綠筠小姐所言，大不可解，得毋今日有破綻乎？”愛月道：“這諒無別的生疑，都因小姐無意看花，故有此言。無須掛意，祇要自家把定，不可輕言。”說罷，二人吹燈，各自睡去。

且說綠筠回到房中，遂將袖中之物取出來看。未及拆開，便想道：“此物不是周公子的，更有何人？想是平日與雲娥小姐有這機緣，祇因禁他出入，音跡不通，故今日託做外出，恐大家俱在，露出馬腳，是以祇管悶悶。方纔是我一人獨坐，故此將物拋來。封上有字，故此藏來，若是當面拆開，遂令雲姐置身無地。但門兒緊閉，如何得通？”乃歎人心不測，一至於此。封兒拆開，立知顛末。遂把來細看。祇見一條紅帕，上寫《雙燕詩》云云。又把書拆看。正是：

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又被因風引出來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